

梧桐花开的季节

文方清

在广袤的北方每到四月份，正是梧桐花绽放的时节，洁白的花骨、淡蓝的花瓣、瘦长喇叭状的花朵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，搅着明媚的阳光和温暖的轻风，缕缕飘进心扉，令人心醉，令人遐想。

沐浴着暮春的风光，在为大自然纯朴、淡然的景色感叹之余，仿佛往事穿越时空，一幕幕在眼前浮现，又如沉入河底的鹅卵石在轻轻敲打心鼓，让我心颤不已，泪流满面……

娘是个热人心，左邻右舍谁家有个什么事，她都积极帮助。她常说，做人要厚道，能帮人一把就帮一把。凤莲奶奶晚年身患重病，孩子无钱给她治疗，老人家非常伤心。她心直口快，心地善良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老人家用地锅烧的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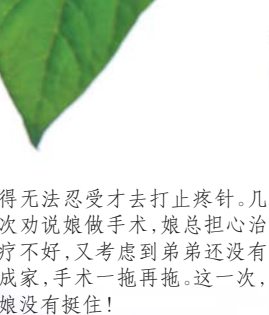
薯、煮的玉米棒子、花生没少给胡同的小孩子们吃，这是在孩子眼里最好的小食品，不次于肯德基，麦当劳，胡同的小伙伴们都很喜欢她。

奶奶感到自己大限快到的时候，提前拜托娘，一定帮她擦洗干净、穿周正了再“上路”。临终之际，折磨奶奶病痛的血水全部排了出来，气味难闻刺鼻，胃口浅的立刻呕吐不止。两房儿媳妇更是躲得远远的，没有一人帮忙。娘戴着口罩，用塑料袋捆扎双手，精心给奶奶擦洗干净，穿上寿衣。说也奇怪，奶奶一直倒喘气，就是不咽气！娘帮她收拾稳妥后，念叨了念叨，不外乎按照她的要求已经做好的话。等娘念叨完，奶奶才长长地吐完最后一口气，与世长辞。

前几年，村里种蔬菜大棚的越来越多，到夏季家家

都人手不够，需要劳力。娘今天这家、明天那家的帮助收菜、种菜，再热再累没有含糊过，邻里关系处得非常好。邻里也经常帮助娘，我和弟弟都在外工作，娘从2000年到2005年独自在家生活。如果遇到头疼脑热的时候，邻里陪娘聊天、给娘把热腾腾的饭菜送过来。农忙季节，娘一个人忙不过来，邻居都伸把手帮着耕种秋收、喷药除草。特别是秋季掰玉米的时候，好多不干自家的活也来帮忙，让娘深受感动。要不是为了帮我照看孩子，娘才不舍得离开她生活了几十年充满温情、温馨的左邻右舍。

十年间，娘几乎没有添置一件像样的衣服，长年累月节衣缩食，精打细算。然而，由于长期饮食没规律，娘患上了胆结石，经常吃利胆片。除非疼



得无法忍受才去打止疼针。几次劝说娘做手术，娘总担心治疗不好，又考虑到弟弟还没有成家，手术一拖再拖。这一次，娘没有挺住！

这一刻，2014年4月7日凌晨44分！

凌晨是梧桐花香最浓郁的时刻，它默默地顶着夜幕飘进千万家正鼾声如鸣的鼻孔，让睡梦中的人们去体味花的清香。

这一刻，让我刻骨铭心！

梧桐花开了，娘走了！

梧桐花来年还会开，娘何时才能回来？

20万字的《赛时礼评传》(征求意见稿)已经印行

安家正所著20万字的《赛时礼评传》已在4月初印行，这是该书的“征求意见稿”。

赛时礼是文登高村坤龙刑家人，一生为革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。他打过二百余次仗，身负16次伤，成为甲等特级残废军人，却又身残志坚，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，用左手写出了包括《三进山城》在内的二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。因此，被誉为“双百英雄”，得到了迟浩田、周克玉、李耀文等老一代上将的褒奖。

据悉，该书由字数大致相当的四个部分组成。第一部分“战争生涯”，写赛时礼的从军史。赛时礼1938年12月投身抗日战争，经历了胶东人民武装斗争的全过程，创造了令敌人闻风丧胆而极具传奇色彩的“毛驴连长”“瘸子连长”等脍炙人口的佳话，也是他作品之源。这些故事让作者条分缕析，既完整又不乏生动。第二部分“草根学者”是全书最为出彩的部分。作者根据有文字可查的详实资料，由赛氏的家族文化渊源写到了赛老的言行举止，从“文登学”的角度，剖析了赛时礼的文化自觉，有了一定的理论高度。第三部分是“军旅作家”，作者在高校任教二十年，一直从事当代文学研究，著有《胶东当代文学史略》《峻青创作论稿》等学术著作。本章详细剖析了《三进山城》《陆军海战队》《追踪》等赛时礼的主要作品，总结了赛时礼作品的主要特色和艺术经验，指出了它在当代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。第四部分“情深似海”则用散文笔法，写了赛时礼的战友情、夫妻情和乡样情，细节毕备，文采斐然。

作者在2013年即已写成了初稿，并在小范围内征求过意见，这次作了较大的修改。知情人莫不对其正式出版怀有巨大的期待，著名作家峻青、冯德英均寄来了题词。热心“红色文化”的人都说：“不写赛时礼，胶东的红色文化不完整。”

爹您别走，我有话对您说

马金泽

一天清晨，我早早起床，刷牙后正准备上班，猛然抬头发现父亲就在眼前：满脸微笑，看起来还是那么慈祥。我非常高兴，连忙起身给父亲冲了一杯开水递给父亲，父亲接过来便喝了。我迫不及待地问：“爹，您咋来恁早？”父亲只说：“来看看你们和孩子，你们都很好，我就放心了。”说完便消失了……

我忍不住深情地呼唤：“爹……爹您别走，我有话对您说！”于是我睁开双眼，蓦然发现原来这只是一场梦。细细算来，我与父亲阴阳两隔已经足足四个年头了。这不上个月

的11号就是父亲去世四周年的日子。弹指一挥间，时间可真快，能不想吗？想见父亲也只有梦里。回想父亲刚才远去的背影，不禁潸然泪下，内心悲痛无比，不知不觉一股热泪浸湿了我的双眸。

我的父亲虽然个头不高，大约一米六吧，但是腰板挺得直，圆圆的脸上嵌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，而且还是高鼻梁，看上去倍精神。

父亲文化水平不高，好像听他说上到六年级，但是在那个年代，也算是个有学问的人了。我最羡慕父亲的一手好字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旁人都赞不绝口。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每逢春节就是父亲最忙的时候了。父亲早早从商店买来墨汁和毛笔，以迎接村东西头的络绎不绝的写对联的人。人们纷纷买来红纸三五成群来到我家，从腊月二十就开始写了，一直到大年三十的上午，有时父亲忙得写到深夜才睡，但父亲总是乐呵呵的，也不发牢骚。

父亲年轻时学了一门家具刷漆的手艺，这也是我们一家人的铁饭碗。母亲整天忙地

里和家里，父亲则出去给千家万户刷漆，谁家要娶媳妇，闺女出嫁，家具、门窗需要翻新，就去找我的父亲刷漆，父亲就是依靠自己学来的手艺挣来的钱供我们弟兄三人读书，写字，使我们慢慢长大，工作和娶妻生子。

父亲平时对我们很严厉，只要你犯了错误，轻则唠叨两句，重则免不了皮肉之苦。父亲从小就教导我们，做人要诚信，别人的便宜不能沾，别人有难时要尽量帮忙。

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，没有功名利禄，但他牺牲了自己成就了我们。在我们心中，他就是一个伟大的父亲，他虽然走了，但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

“都说养儿为防老……忘不了粗茶淡饭……把我养

大。”《父亲》这首歌又在我耳旁回荡，于是我默默祈祷：让我有幸再做一回父亲的儿子！



难忘那林那海那伙伴

宋永胜

在老家招远，只有一个镇靠海，那就是我村所在的辛庄镇，沿海分布着九个村庄。我村不靠海，但离镇上近，从村子向北直行三里地就到，穿过镇子再向北两里多地，就是一大片莽莽苍苍的海防林，那是我儿时的大森林，很大很大、很深很深，遮天蔽日，根本望不到头，只有在大人带领下才能走出去。

上小学三年级时一个初夏的上午，村里十三名小同学在王秀英老师的带领下，第一次穿过了海防林，第一次见到了大海。这之前，听大人说过“上海上”什么的，想象着海边是水库边那个样子，或者是用什么砌成的样子，懵懵懂懂，一片茫然。如今愿望就要实现了，心情自然很急切兴奋。那天天气真好，日头通红通红地挂在东方，在大人的嘱咐声中，我们出发了。带队的王老师是从外镇派到我村的，一家人全搬来，皮肤白净，齐耳短发，眼睛有神，衣服总是很整洁，透着一种干练、睿智。

她女儿与我同班，一行人一路上有说有笑，穿过小镇和几片庄稼地，不知不觉来到了海防林。只觉得身边的光景全变了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。树

木密密匝匝的，或争高直指，或盘曲横伸，挡着人的视线。阳光从枝叶中照下来，斑斑点点，脚下的沙土小路很松软，伸向远方；不知名的鸟儿从头顶飞过，啾啾鸣叫；风儿迎面吹来，带来浓郁的甜香，沁人心脾，抬眼望见穗穗串串的山槐花开得绚烂，挂满枝头向着我们招手。

为了鼓励大家，我模仿电影《突破乌江》中的红军宣传员，连续大声喊着：“同志们，快快走，前边就是大海边。”果然，嘻嘻哈哈声中，大家加快了脚步。头上已经渗出了汗珠，索性把外衣脱了，把裤腿挽起，向着北方大海大步行进。

渐渐地，树木开始稀疏了，脚下的沙子多了厚了，明显地闻到了潮咸味。终于，脚踩热乎乎的细节，攀上一处缓坡，朝前一望，终于见到了大海，十几双脚丫子奔了过去。海边的沙子很细很白，几只渔船泊在岸边，海浪轻吻着海滩，大海近处是蓝色，再往远处是幽幽的深色，茫茫一片，少年的心思飞到了海的尽头。

再后来上了辛庄联中，到了深秋时节，学校会组织几百名学生到海防林拾柴禾，冬天生炉子取暖用。同学们撒入了无边的林海，耳听着松涛阵

阵，似有千军万马在嘶鸣，脚下是厚厚的树叶松针，散落着许多呲牙咧嘴绽开的松球，两人一组，三人一伙，毫不费劲地就能拾上几大筐。

工作后查阅了一些资料，得知辛庄海防林有近十五公里之长，深度近两公里，东西两边拓展出去，连接的莱州、龙口区域都有海防林，树种大多是黑松、山槐，还有一些杂树，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沿海人民吃大苦“战山河”的杰作。莽莽海防林像一道巨大绵长的绿色屏障，阻挡了流沙和肆虐的海风，涵养了沿海大片的土地，形成了透水透气的沙楞地，很适宜种花生等，还孕育出一种野生沙参，它空心多蔓，泛着淡淡的紫红色，沙地里长得密密麻麻的。那时周边村庄的大人小孩都去挖过沙参，作为凉拌菜，据说常吃能降压。现在沙参少了，成了稀罕物，镇上饭店一盘都卖到十多元。

前些年听老人家讲，由于发展沿海经济，加上病虫害，辛庄海防林少了很多，好在现在人们意识到自然生态的重要性，一些区域正在整治和恢复。王老师也于三十多年前搬到招远城里了，几个女儿都考上了大学，一切挺好的。